

执行摘要

千年发展目标8

#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评估

千年发展目标差距工作队  
2015年报告



联合国

本报告由千年发展目标差距工作队编写。这个工作队是由联合国秘书长创建的，目的是充分利用机构间协调，改进对千年发展目标8的监测工作。有30多个联合国实体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工作队，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经社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充当牵头机构，负责安排工作队的工作。工作队由联合国/经社部主管经济发展的助理秘书长伦尼·蒙铁尔和开发署助理署长兼政策和方案支助局局长马格迪·马丁内斯-索利曼担任共同主席，并由发展筹资处主任亚历山大·特里佩尔科夫、发展政策与分析司发展战略和政策股主任威廉·范德格斯特以及联合国/经社部副秘书长办公室高级经济事务干事黛安娜·阿拉孔负责协调。

派代表参加千年发展目标差距工作队的组织和机构名单如下：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联合国/经社部)

联合国秘书处新闻部 (新闻部)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太经社会)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西亚经社会)

非洲经济委员会 (非洲经委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 (欧洲经委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拉加经委会)

国际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国际电联)

国际贸易中心 (国贸中心)

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艾滋病署)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人权高专办)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基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气候公约)

联合国国际伙伴关系基金 (伙伴基金)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发组织)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训研所)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减灾战略)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项目厅)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  
(联合国-最不发达等国家高代办)

联合国人口基金 (人口基金)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发研究所)

世界银行

世界粮食计划署 (粮食署)

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

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  
(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学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 (气象组织)

世界旅游组织 (世旅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

封面图片：左：联合国照片/Marco Dormino；右上：联合国照片/Evan Schneider；右中：联合国照片/Mark Garten；右下：联合国照片/C McIlwaine。

千年发展目标8

#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评估

千年发展目标差距工作队2015年报告：  
执行摘要



联合国  
纽约, 2015年



## 千年发展目标8： 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具体目标	指 标
	对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分别监测下列一些指标。
<p><b>具体目标8.A：</b> 进一步发展开放的、遵循规则的、可预测的、非歧视性的贸易和金融体制</p> <p>包括在国家和国际两级致力于善政、发展和减轻贫穷</p> <p><b>具体目标8.B：</b> 设法满足最不发展国家的特殊需求</p> <p>包括：对自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免征关税、不实行配额；加强重债穷国的减债方案，注销官方双边债务；向致力于减贫的国家提供更为慷慨的官方发展援助</p> <p><b>具体目标8.C：</b> 满足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通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和大会第二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结果)</p>	<p><b>官方发展援助</b></p> <p><b>8.1</b> 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共计，和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相当于经合组织/发援会捐助国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p> <p><b>8.2</b> 经合组织/发援会捐助国提供的可在部门间分配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用于基本社会服务(基础教育、初级保健、营养、安全饮水和环境卫生)的比例</p> <p><b>8.3</b> 经合组织/发援会捐助国提供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中不附带条件的援助所占的比例</p> <p><b>8.4</b> 内陆发展中国家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对其国民总收入的比例</p> <p><b>8.5</b>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对其国民总收入的比例</p> <p><b>市场准入</b></p> <p><b>8.6</b> 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口总额(按价值计算，不包括军火)中免征关税的比例</p> <p><b>8.7</b> 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以及纺织品和服装征收的平均关税</p> <p><b>8.8</b> 经合组织国家农业补贴估计值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p> <p><b>8.9</b> 为帮助建立贸易能力而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在官方发展援助中所占的比例</p>

具体目标	指 标
具体目标8.D：通过国家和国际措施全面处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以使债务在长期内可持续	<b>债务可持续性</b>
	<b>8.10</b> 达到重债穷国决定点的国家总数和达到重债穷国完成点的国家总数(累计)
	<b>8.11</b> 按照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倡议所承诺减免的债务
	<b>8.12</b> 还本付息相当于商品和劳务出口的百分比
具体目标8.E：与制药公司合作，在发展中国家提供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	<b>8.13</b> 可以持续获得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的人口比例
具体目标8.F：与私营部门合作，普及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益处	<b>8.14</b> 每100名居民的固定电话线路数
	<b>8.15</b> 每100名居民的移动电话订户数
	<b>8.16</b> 每100名居民的互联网用户数

## 执行摘要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差距工作队的这份报告评估了实施千年发展目标8最近取得的成就与差距。工作队是一个机构间倡议，其中包括30多个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五大核心领域具有专业能力的组织，这五大核心领域即官方发展援助、市场准入(贸易)、债务可持续性、获得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获得新技术。

### 监测千年发展目标8的经验教训

国际社会目前正在审议将于在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通过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核可的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千年发展目标差距问题工作队的最后报告首先介绍对监测未来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可能有用的来自目标8监测工作的经验教训。

工作队已确认在实施嵌入目标8的政策意图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但重大的差距依然存在。尤为严重的是，在五个实质性领域还缺乏有时限的具体数量目标，以及缺乏妥善追踪承诺的数据。此外，工作队的经验强调指出，监测这样一个复杂、多层次全球伙伴关系的发展，需要进行全面跟踪，而不仅仅是跟踪数量指标，也要跟踪说明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承诺、参与和实施方面的质量指标。

在好几个案例中，千年发展目标8的指标显示出，具体目标所体现的远大企图与指标说明的进展情况不一致。此外，对交付差距的分析需要超越最初为千年发展目标8确定的一套16个指标，特别是在债务可持续性、获得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获得新技术几个领域。

在一个案例中，设定了一个指标，而原无相关数据存在，这个指标就是可以持续获得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的人口比例(指标8.13)。工作队成员已经开展大量的研究去解决这个问题。已定期汇编了相当多的信息，工作队可据以分析获得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方面所受限制。

在其他一些案例中，有可用来计算指标的数据，但发现指标能提供的信息不够。例如，发展中国家外债还本付息相当于商品和劳务出口的百分比(指标8.12)提供的债务可持续性信息非常有限。工作队因而增加了几个额外的指标，同时也跟踪了布雷顿森林机构评估债务可持续性方法的演变。事实上，这后一点反映出工作队对完全依靠数量指标来监测全球伙伴关系的不足之处表示关注。

在另一实例中，商定的指标随着时间的转移已变得无关紧要。例如每100名居民固定电话线路数被列为发展中国家获取通信技术的指标(指标8.14)。大约自2005年以来，这些电话线的数量一直在下降。随着手机的供应和使用迅猛增加，固定线的增加已变得不如以前那么重要。工作队因此简单地不再强调这个指标。

这些调整说明了工作队如何不仅制作了前后一致的年度监测更新资料，还定期重新评估并在必要时修订监测全球伙伴关系的办法。然而，工作队还观察到，不管工作进行得多好，光靠监测本身并不能落实全球伙伴关系所承诺的合作。需要的是决策者就监测结论采取行动的意愿——但在过去15年，这种意愿时高时低。

例如，在千年发展目标商定之初，官方发展援助的加快比后来几年迅速。推动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政治动力在2000年代初有所增长，特别是2002年的蒙特雷共识明确承认有必要“大量”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在2005年格伦伊格尔斯8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这些主要捐助国承诺到2010年增加500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其中一半提供给非洲。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从2000年至2014年上升了66%。

这些协议，再加上目标8的具体目标，即将官方发展援助数额增至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0.7%和将国民总收入的0.15%至0.20%拨作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有助于在许多国家调动政治意愿。虽然到2010年增加500亿美元的格伦伊格尔斯具体目标大体上获得实现，但官方发展援助自此停滞在国民总收入0.3%左右。与目



标8关于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相当于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的具体目标相比，0.4%的差距仍然非常大，在急需的资金和技术资源方面，发展中国家继续面临重大的短缺。

官方发展援助提供国已开始更多地谈到以官方发展援助为杠杆利用私人资金的问题，包括在可持续发展官方援助总额这一新指标背景下。这一点值得国际讨论，在筹备将于2015年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时，已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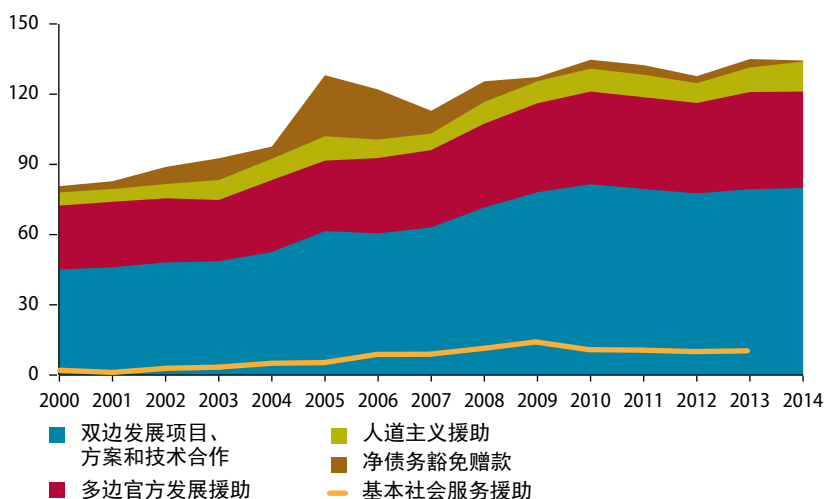
在该会议结束后，将继续审查官方发展援助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其他政策。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应包括审议关于实现具体合作目标和政策协调进展情况的可信的监测报告。这些讨论本身应在有关场所在适当的技术和政治层面上进行，并应通过国际问责论坛相互沟通。到目前为止，监测工作和能够对监测结果作出反应的后续论坛之间彼此互动不足。

## 官方发展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的流动反映出发达国家继续作出国际承诺，提供优惠的财政和技术资源，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包括支持它们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从数量指标和国家捐助政策两方面监测其成员的官方发展援助方案。据最近的发援会估计数字，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在2014年达1 352亿美元，与2013年的数额差不多一样。官方发展援助在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下降，之后，官方发展援助在最近几年已稳定在1 350亿美元的水平。但是，2014年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数额下降了16%，减至250亿美元。

大多数官方发展援助都采取双边和多边支持发展项目和方案的形式。此外，有巨额的减免欠发援会成员的债务被记录为官方发展援助，尤其是在2005年和2006年。人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分配用于基本社会服务的比例(指标8.2)，在本千年头十年，这个比例稳步增长，但至今尚未恢复其2009年的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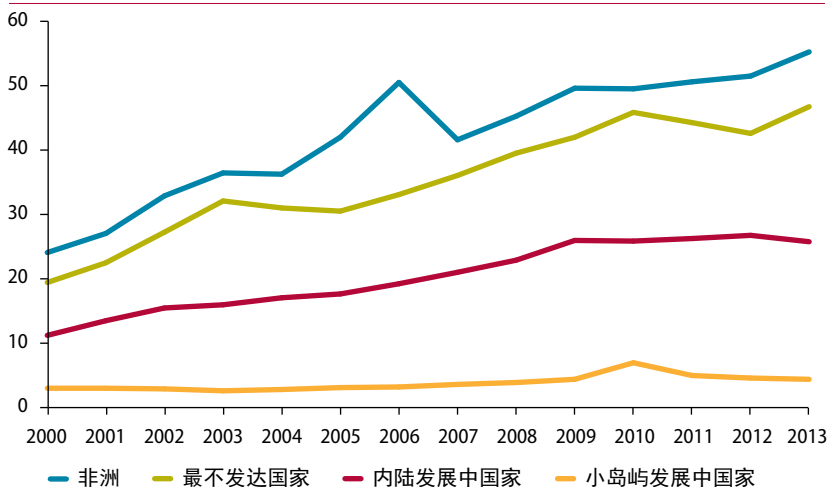
### 发援会成员国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组成部分，2000–2014年 (10亿2013年美元)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援会数据。

由于国际社会具体指定了一些优先国家群体，在千年发展目标实施期间，对承诺提供给它们的官方发展援助进行了监测。在此期间，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大量增加，其次是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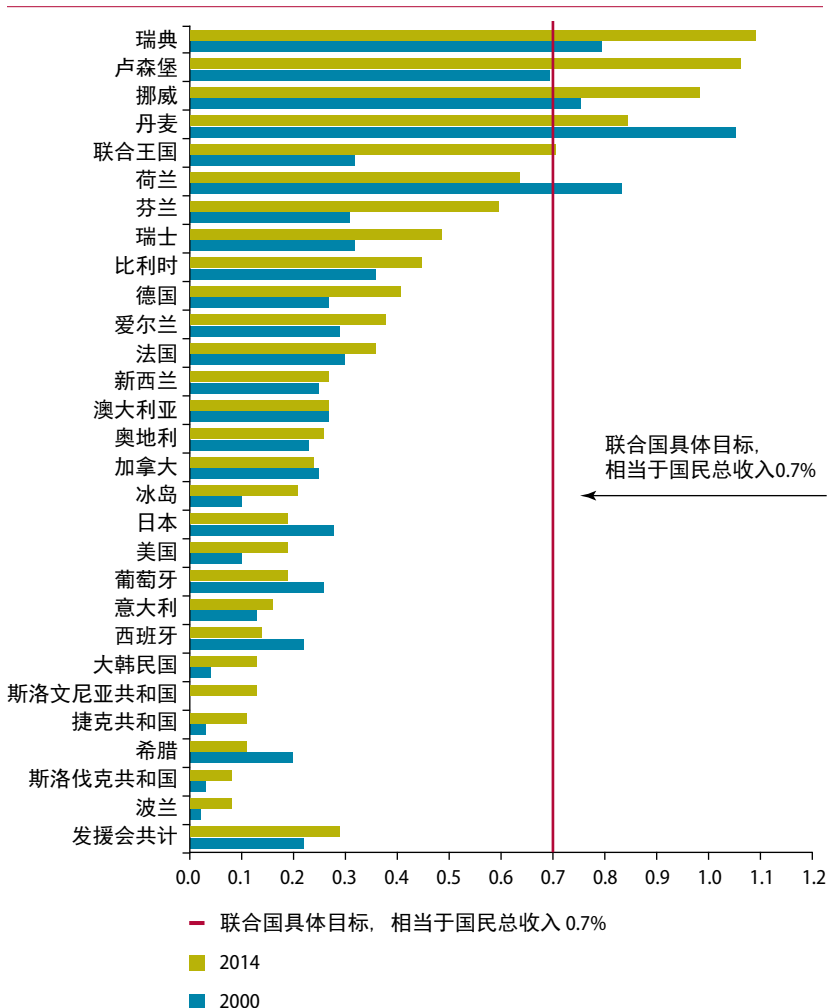
### 优先国家群体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2000–2013年(10亿2013年美元)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援会数据。

在目标8(指标8.1)下监测的官方发展援助“努力”的主要指标一直是各捐助国援助相当于其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根据这一衡量尺度，各捐助国的援助努力大不相同，不仅是相互比较大不一样，与联合国的具体目标，即官方发展援助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0.7%和将国民总收入的0.15%至0.20%拨作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这些具体目标，也大有出入。

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2000年和2014年  
(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援会数据。

五个国家——丹麦、卢森堡、挪威、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2014年已达到联合国关于提供相当于国民总收入0.7%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具体目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的总体成绩远远低于0.7%的具体目标。在2014年，它们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共计相当于捐助国国民总收入0.29%，交付差距为国民总收入的0.41%，或1 910亿美元。

### 发援会捐助国援助努力的交付差距，2013年和2014年

		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百分比	10亿美元
官方发展援助 共计	联合国具体目标	0.70	326.3
	2014年交付额	0.29	135.2
	2014年差距	0.41	191.1
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 发展援助	联合国具体目标	0.15-0.20	66.8-89.0
	2013年交付额	0.10	44.5
	2013年差距	0.05-0.10	22.3-44.5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经合组织/发援会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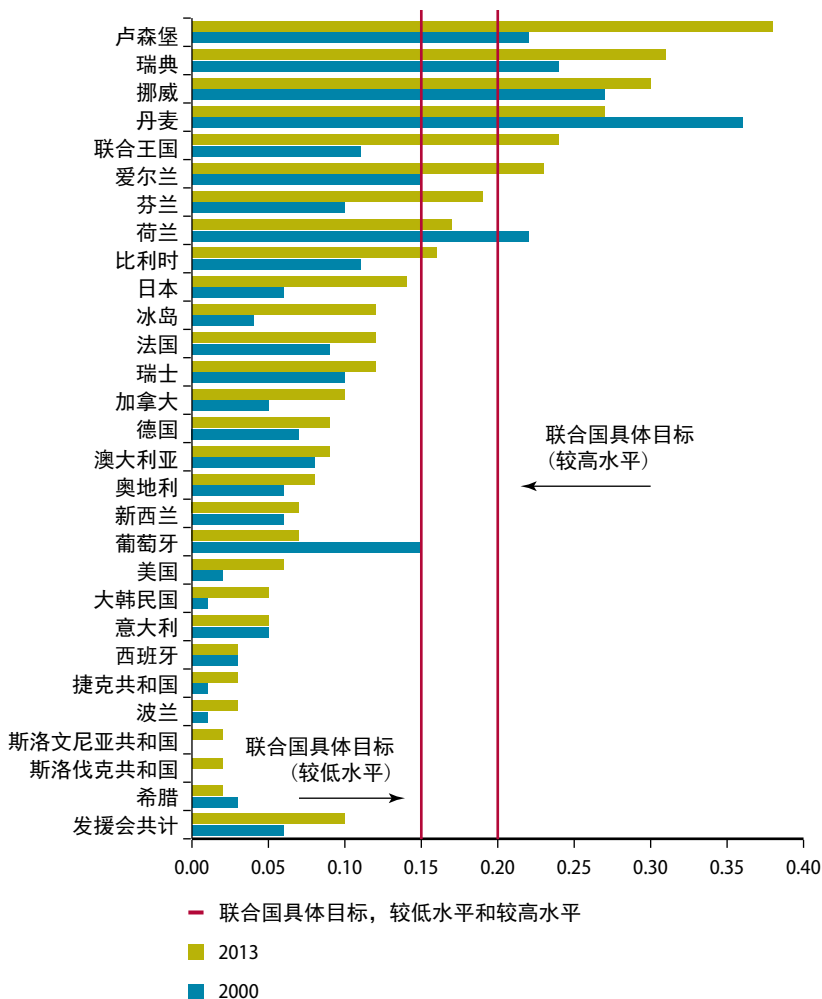
同样，在2013年，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达到了发援会国家国民总收入的0.10%，这一年是有国家分列数据的最近一年。它仍然低于2010年峰值0.11%。近年来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下跌，2013年的差距在国民总收入的0.05%至0.10%之间，差额达220亿至450亿美元。只有9个发援会捐助国在2013年超过了0.15%的基准：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和联合王国。

不过，一些国家最近增加了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十七个发援会成员国2013年增加了给这些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尤其是联合王国的贡献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2012年到2013年增加了0.06个百分点，增至0.24%，超过了联合国的较高水平具体目标。还有日本的该比例从2012年的0.08%增至2013年的0.14%（主要因对缅甸实施重大债务减免），比利时的从2012年的0.14%增至2013年的0.16%。

尽管在国际援助监测方面，官方发展援助数额一向是头条焦点，但国际社会一直关注所提供援助的实效。因此，目标8将“不附带条件”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列为监测的内容（指标8.3），也就

是说，对受援国利用援助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不设任何限制。消除对受援国采购限制的目的在于鼓励选择最合适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往往可以在南方找到。虽然已有不少捐助国完全不对它们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附带任何条件，其他捐助国也应进一步增加不附带条件的援助比例。

发援会捐助国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2000年和2013年（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援会数据。

发援会捐助国及其发展伙伴已加大力度增强援助的实效。这包括增加在国家预算列报官方发展援助和加强负责管理援助资助的方案和项目的国家行政系统，使捐助国能使用这些系统，而不是给受援国强加额外的行政管理负担。尽管如此，官方发展援助的附带条件仍然是一种负担，捐助国国内程序依然复杂，五花八门的做法继续对受援国提出重大的协调挑战。

事实上，加强捐助国和受援国的相互问责——更不用说将南方供应商、基金会和其他方面的援助有效和协调一致地纳入受援国的国家战略——仍然是国际社会的高度优先重点，同时还要作出安排，以适当的条件提供足够的援助，满足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新需求。

## 市场准入(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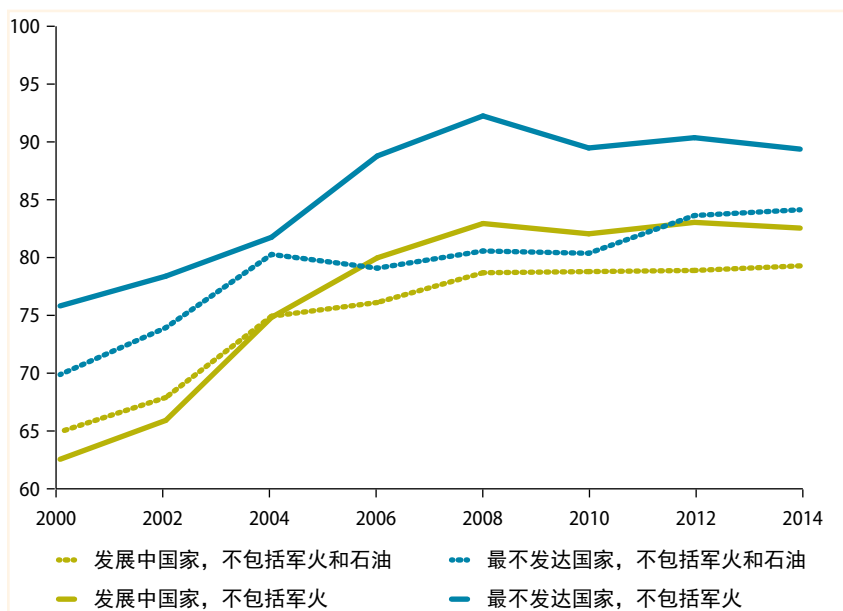
虽然《多哈发展议程》是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在千年发展目标8编纂之后于2001年通过的，这个议程已成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一个重点，接受千年发展目标差距工作队的定期监测。多哈发展回合经过13年的谈判未能结束，反映出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8所设想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方面存在重大的差距。不过，过去两年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当前工作的重点是谈判达成一个工作方案，促使这个回合能尽快结束。

自2000年以来，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激增。新的超大区域举措代表了贸易关系的转变，并对多边贸易体制提出了挑战。它们也对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因为这些国家很可能直接被排除在区域贸易协定之外，享受不到其利益，无法参与制订新的贸易规则。

国家贸易政策层面也遇到挫折。特别是，从2008年到2014年10月，20国集团(G20)的成员国采取了1 244项贸易限制措施，其中只有23%被取消。其结果是，这些措施的总量增加，覆盖了2013年全球进口的4%——这个比例虽小但日益增大，而且由于20国集团原来本已同意至少到2016年年底不实行这种做法，尤其值得注意。

尽管如此，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贸易政策优惠，形式是让其大部分出口(不包括军火和石油)免税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2014年，受益于发达国家市场免税待遇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65%增至79%。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这个比例从15年前的70%上升到84%。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国家已降低了它们的最惠国关税，并继续签署降低选定合作伙伴关税的区域贸易协定，市场准入优惠的价值已经减退。

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中免征关税的比例，2000-2014年(百分比)



**注：**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不包括石油和军火)的价值中免征关税的比例。这个指标也受到出口结构变化和相对价格的影响。

**资料来源：**国际贸易中心/贸发会议/世贸组织数据库。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贸易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们占世界商品出口的份额从2000年的31%增加到2014年的44%；同一时期它们占世界服务贸易份额从24%增至30%。最不发达国家在同期的商品出口也有增加，但所占的份额仍然很小，只占

世界贸易的1.1%。南南贸易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52%，在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全球贸易增长的基础是通常被称为全球价值链的分布在多个地点的国际生产网络的扩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中零部件贸易所占的比例在过去的15年稳步增长，在2013年增至25%，而在同一时期，零部件贸易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已达40%。通过更广泛地分布经济活动，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以较低成本参与全球贸易的机会。然而，参与全球价值链不是自动的，而且带有风险。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平等参与，最不发达国家很难接得上全球价值链。

此外，自2000年以来，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支撑着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发展中国家从中得益。虽然这个商品价格“超级周期”在2014年结束，但看来中期内价格仍将保持相对较高，尽管还会波动。商品价格的上升，特别是在农业部门，可以创造出口机会，能够有助于减少贫困，因为该部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举足轻重。不过，挑战依然存在，这包括小农农业生产率低、市场准入壁垒、满足食品安全和其他质量要求的成本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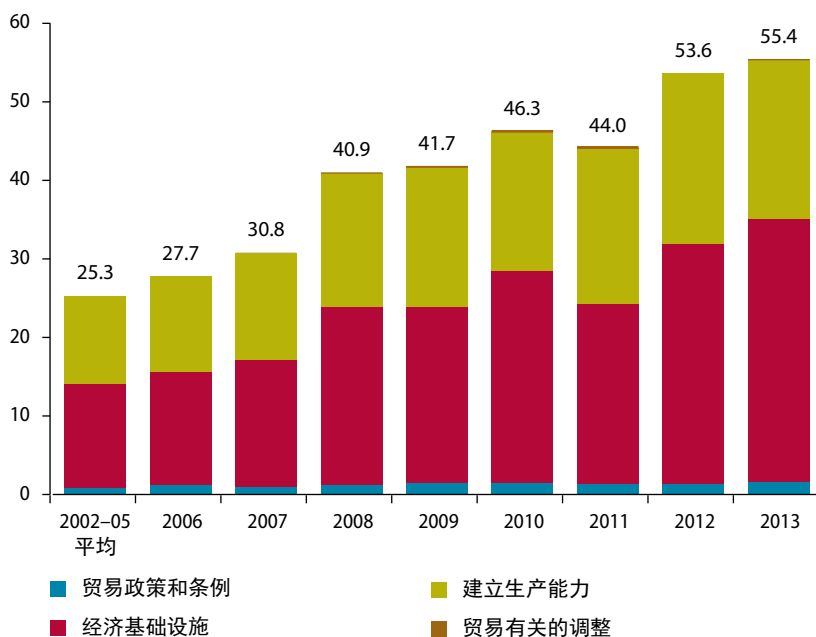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也受益于贸易援助方案，2013年其承诺额达554亿美元，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41%(指标8.9)，以实际值计算，比2002-2005年基期增加了118%。大多数贸易援助方案均分配给经济基础设施和建设生产能力。贸易援助方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承诺款，包括在增强综合框架下的承诺款，在2006年至2013年间增加了一倍多，增至180亿美元，而贸易援助方案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支出比花在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额多一倍。贸易援助方案前十个受援国自2006年以来获得的贸易援助略高于总额的40%，这突出说明贸易援助流动非常集中。最后，贸易援助方案的条件在此期间业已硬化，贷款占贸易援助总额的60%，而基期的相应比例是50%。

展望未来，鉴于不断变化的贸易格局，更续的市场准入和贸易伙伴关系将需要考虑到非关税措施日益成为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的情况。2014年，国际社会通过《维也纳行动纲领》和《萨摩亚途径》，强调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分别向内陆发展中



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重新作出了承诺。由于服务贸易的重要性不断增加，需要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能力建设。南南贸易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贸易扩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必须继续监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出口多样化以及出口增值的趋势，以便评估将其作为将发展中国家融入多边贸易制度和促进复原力建设的一种手段的实效。

贸易援助承诺，按类别分列，2002–2005年，2006–2013年  
(10亿2013年美元)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发援会，债权人报告系统。

## 债务可持续性

到千年首脑会议召开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已经历过一个或多个主权债务危机周期。由于每次危机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国际社会注重于预防和化解未来的主权债务危机，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96年制定了一项战略，以设法解决39个重债穷国棘手的债务问题。重债穷国倡议在1999年得到加强，之后又在2005年以多边减债倡议加以补充，其明确目的是在目标国家释放更多的资源，帮助它们推动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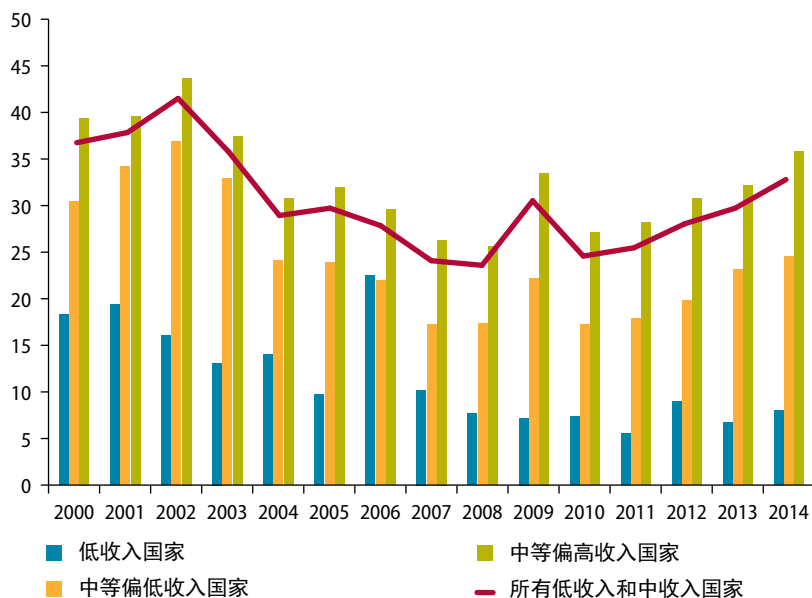
截至2015年5月，36个重债穷国完成了接受预期救济的多年进程(指标8.10)。根据2014年最新的成本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估计，以2013年现值计算，所有39个国家减免重债穷国债务的费用总额为750亿美元，另外需要410亿美元覆盖多边减债倡议的费用(指标8.11)。大约45%的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倡议的债务减免工作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负责；其余大多是双边和其他多边官方贷款(多边减债倡议的债务减免由四个多边贷款机构提供)。

但大约26%计划中的重债穷国债务减免仍然涉及欠一些双边债权人、规模小的多边债权人和若干私人债权人的债务，其中一些没有实施或只实施了一些计划中的债务减免——有些没有实施任何债务减免的债权人甚至还进行诉讼，要求全额偿还。最近，几个重债穷国正在迅速积累债务，其中包括借自国际资本市场的债务，新的风险正在这些国家出现。根据世界银行-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目前被评估为债务困扰风险低或轻微，但有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债务水平高和/或在最近几年显著增加。债务还本付息相当于出口收入的比例虽然在低收入国家已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但正呈上升趋势，反映了本金偿还增加和出口收入增速减缓(指标8.12)。

重债穷国倡议现已基本结束；因此，对于这些国家以及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未来债务危机将取决于债务国政府与每一类债权人进行的单独谈判。对于参加非正式的巴黎俱乐部的双边债

权人，谈判官方债务减免的框架一般是可预测的。但展望未来，南南资金流量将会增加，除非扩大巴黎俱乐部的参与，否则便需要其他方式进行官方债务减免的谈判。虽然与多组银行和债券持有人进行的一些债务重组得到足够的债权人参与，得以有效完成，但往往还是“太少太迟”，而2014年美国法院关于阿根廷的判决增加了在债务重组中拒不退让的风险。这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10月建议修改国际主权债券合同的条款，以减少债务人对拒不退让债权人的脆弱性。自此以来，许多国家发行新债时都采用了这些建议的主要特点。

发展中国家债务还本付息总额，2000-2014年(相当于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目前还提议改革基金组织的贷款框架，旨在防止和促进更有效地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正在审议的提案有两个关键要素：（一）提供“债务调整”选项，在债务被评估为仍可持续但可能性不高的情况下，让基金组织的贷款框架更加灵活；及（二）取消系统性豁免，根据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观点，对

减轻危机蔓延来说，这种做法已被证明是无效的，并不构成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溢出效应的连贯方案。在另一个单独的倡议中，联合国大会正在继续讨论创建一个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法律框架。

201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设立灾难控制和救济信托基金，向发生受特大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灾难(包括流行病在内)的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提供债务减免赠款。新的信托基金旨在补充捐助国的资金和基金组织的优惠贷款。新的办法已被用来提供债务减免给三个受埃博拉疫情爆发打击最严重的西非国家(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巴黎俱乐部也在自然灾害紧急情况下提供了单边临时债务减免。

多个低、中和高收入国家目前受债务困扰。基金组织报告指出，低收入国家中，有3个国家受困扰，13国被判定有受困扰的高风险，32国处于中等风险，22个国家的债务困扰风险较低。一些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全世界最高。此外，尽管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吸收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大部分的冲击，这些指标没有整体上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换句话说，吸收未来经济冲击的能力是有限的。

如上所述，有几个重要的举措已经开展。然而，继续改革清理主权债务的进程仍将继续留在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里。

## 获得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

正如一开始就指出的，由于信息的现况，对于获得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这方面，只能进行不完全的监测。然而，已存在的数据描绘出一幅不能令人满意的画面。一方面，凡作出了协调一致国际努力，按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基本药品，结果都是积极的。而在公众能见度不高的情况下——即使原则上便宜的非专利药可买——有关数据则令人沮丧，因为有各种因素制约着改善交付，而国际政策只能部分解决这一问题。

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品方面的演进情况说明了有哪些是可能的，并突显了在基本药品仍有专利时，知识产权领域中立法、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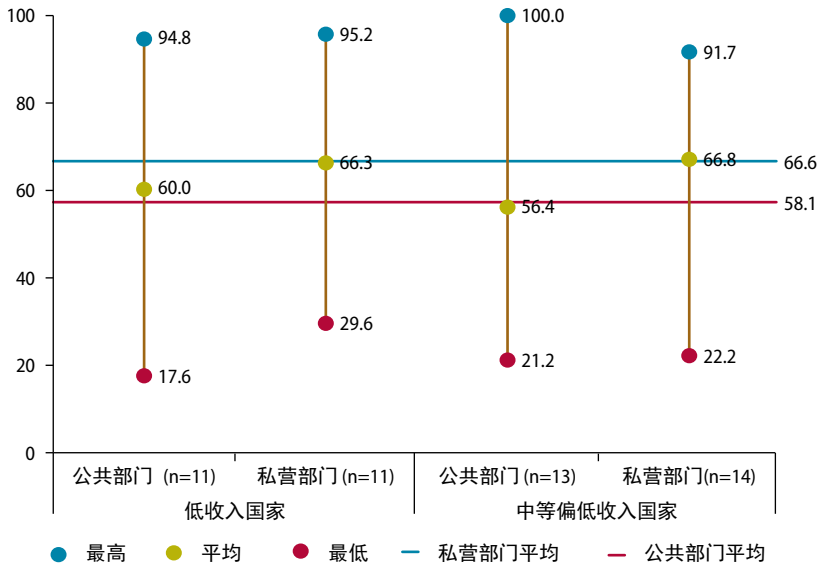
和措施的重要性。国际社会(全球基金、免疫联盟、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国际药品采购机制等等)为防治艾滋病毒、结核病、疟疾和其他优先关注疾病注入了大量资金,已巩固和保护了需求一方,增加了获得这些药品的机会。在千年伊始,在有专利的时候,三合一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费用为每名患者每年10 000美元以上。2001年推出非专利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每名患者每年的药价大幅降至350美元,导致第一线治疗费用大幅降低,到今天,患者每年的费用只略高于100美元。自愿许可协议,已经开始在促进药品获取中发挥更大作用,但第三线和许多第二线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仍然昂贵。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这些药品都是市场上的新药,其销量仍然很小,而且有专利的情况更为广泛。

相比之下,获得丙型肝炎病毒新疗法的机会是有限的,世界各地受感染的估计有1.3至1.5亿人。其中只有少数得到诊断,开始接受治疗的甚至更少。在2013年,美利坚合众国推出一种治疗丙型肝炎病毒的药,一个为期12周疗程的费用为84 000美元,目前正在考虑将其列入世卫组织的基本药品清单。自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地通过谈判大幅削减价格,签署了第一许可协议,但为了确保新的治疗方法是负担得起的,必须进一步降低价格。

2007年至2014年,在不同的时间进行了26次调查,可以看出各国较一般的情况。如果这些研究能起指示作用,可以看出与在私营设施相比,在公共卫生设施能获得非专利药品的机会显著较少,有时即使是在私营设施也很难获得这些药品。

为了提高获取机会,药品也需要负担得起。在这些调查中,表示负担能力的方式是购买标准治疗需要最低薪非熟练政府工作人员多少天工资。在一些国家进行反复调查,对最廉价非专利沙丁胺醇吸入器(供治疗哮喘)的负担能力变化进行了评估。在中国陕西省、黎巴嫩、坦桑尼亚和乌克兰,负担能力仍然是不需要1天的工资就可以买一个吸入器。在塔吉克斯坦,负担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善;然而,低工资人士仍然买不起这种基本药品。在吉尔吉斯斯坦,治疗变得更加难以负担,在2010年需要11.3天的工资。

### 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公共和私营保健设施获得若干非专利药品的机会，2007-2014年（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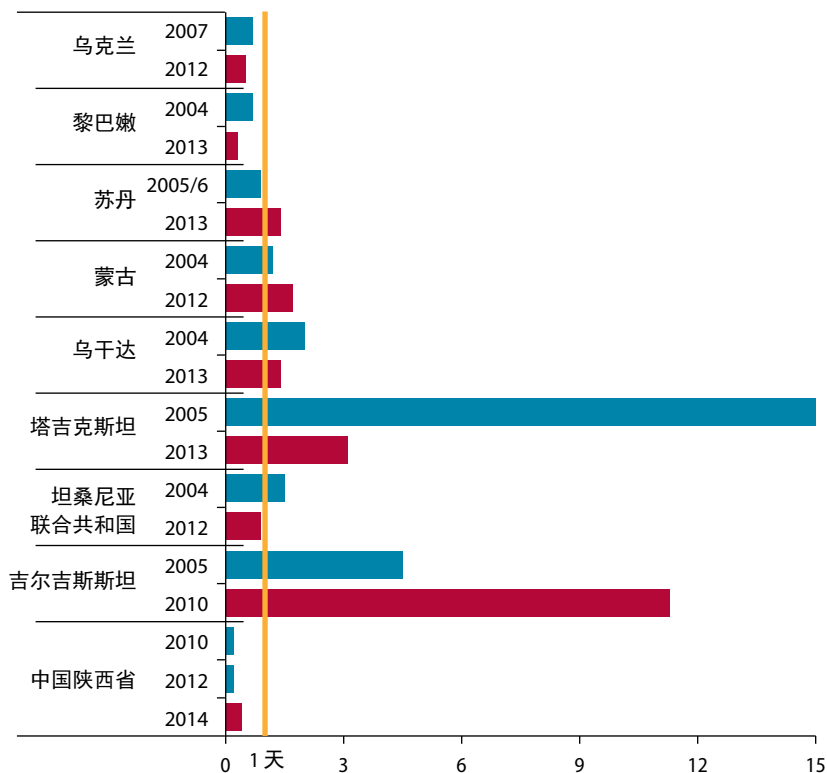
**说明：** n=国家数目。所调查的药品篮子因国而异。

**资料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保健行动，根据2007至2014年采用世卫组织/国际保健行动标准方法学进行的药品价格和供应情况调查的数据，可见<http://www.haiweb.org/medicineprices>。

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受益于目前延至2021年的延长过渡时期的最不发达国家成员除外——在所有技术领域，包括药品领域，提供至少20年的专利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列有称为“灵活性”的条款，让各国平衡兼顾本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与公共卫生需求。在适当情况下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这些灵活性，是低收入和中收入国家的重要工具之一，可以支持实现增加基本药品获取和创新基本药品。

最后，需要从最新的埃博拉疫情爆发中吸取教训。埃博拉并不是新的疾病。自1976年以来疫情已一再爆发。可是，受到制约的公共资助的研究和当前的专利制度都未能实现所需要的创新。投资缺乏预期收益是疫苗多年之前没有测试的原因之一。由政府作出长期供资承诺，资助关于治疗埃博拉病毒和其他被忽视疾病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仍有迫切的需要。

最低薪非熟练政府工作人员需要多少天工资才能在私营部门买到一个用来治疗哮喘的最廉价非专利沙丁胺醇100mcg/剂量吸入器(200剂量), 选定年份, 2004–2014年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保健行动采用世卫组织/国际保健行动标准方法学进行的药品价格和供应情况调查的数据，可见<http://www.haiweb.org/medicineprices>。

## 获得新技术

国际社会特别重视发展中国家获得新技术。在千年之初，最快速和最有前途的技术变革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因此，千年发展目标8特别注重信通技术。

信通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是了不起的。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普及率在2015年年底估计将达到92%(千年发展目标指标8.15)，

而在2000年只有不到10%，虽然这指的是用户数量，而不是唯一的订户、用户或拥有人的数字，这一数字仍凸显移动通信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扩展。然而，2015年，最不发达国家移动电话普及率估计只有64%，估计有居住在农村地区的4.5亿人生活在移动电话信号的覆盖范围之外。

与此同时，发展中世界使用互联网的人(指标8.16)比例较小(35%)，尽管发展中国的用户增长继续保持强劲，在2015年增加10%，而发达国家只增长4%。本报告的数据来源国际电信联盟估计，2015年年底非洲有稍多于20%居民上网。在发展中世界，如同在发达世界一样，上网方式中增长最快的是移动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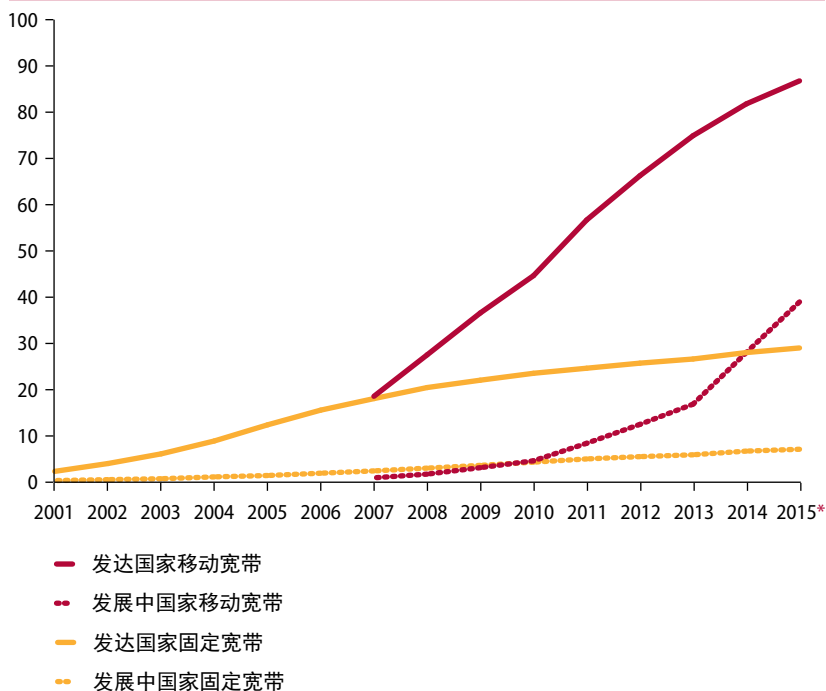
然而，在几个低收入国家，特别是在小岛屿和内陆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国际带宽有限，国家骨干网能力薄弱，构成提供负担得起的高速互联网服务的障碍。这些限制对互联网连接的速度和质量，以及用户可利用的服务和应用程序的种类，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此外，在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国家，服务的平均价格仍然较高。到2013年，在将近20个国家，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基本固定宽带计划的价格仍相当于人均国民总收入50%以上。

在监测发展中国家信通技术发展程度方面，国际社会特别关注它们对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们对发展的影响。例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通技术可以帮助政府向公民提供信息和服务，同时提高效率、实效、透明度、可问责性和公民参与。到2014年，提供移动应用程序和移动门户网站的政府数目已增至将近50个，而且有130个国家在线公布了部分预算内容。有118个国家政府正式使用社交媒体，而75个政府把它们的电子参与政策放在网上，这展示出信通技术提高公民参与的潜力。

此外，提高利用减少灾害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的机会是国际社会通过的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一个重要具体目标。风险监测和预报的改进、卫星数据质量的改善、计算机能力和连通性的提高，已导致世界各地早期预警系统的改变。移动电话覆盖大幅提高了向处于危险之中的人直接传播及时的警告以及支持同行警告的潜力。



##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固定(有线)宽带与移动宽带订户, 2001-2015年 (每100名居民)



**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以联合国M49名单为根据，请参阅：<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definitions/regions.aspx.html>。

\* 2015年的数据为估计数。

**资料来源：**国际电联，世界电信/信通技术指标数据库。

不过，这里对信通技术的强调不应转移对在其他领域克服技术转让壁垒和技术创造障碍的注意力。例如，自1992年里约首脑会议以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优先重点。发展中国家已要求最近建立的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提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援助，显示了这方面面临的挑战。该中心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共同主持，作为增强发展和转让气候相关技术的联络中心。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涉及广泛的各种技术，从能源、水和废物管理和高效的运输，到农业、渔业、生物多样性和雨水积蓄等等。事实上，随之而来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需求将是巨大的。